

好儿女志在四方

第一輯 ·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好儿女志在四方

第一輯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4年·上海

目 录

把青春献给塔里木·····	1
上海五姑娘·····	9
闪闪发光的螺絲釘·····	21
康庄大道·····	28
现实生活中的“林嵐”·····	33
扎根, 开花, 结果·····	47
有革命志气的姑娘·····	56
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成长·····	65
向阳花开·····	75
密林深处的白衣战士·····	86
广阔天地任驰骋·····	93
山鷹展翅, 凌空高翔·····	100
社会主义商业的红色接班人·····	109
大兴安岭上的红松·····	116
把革命种子撒出去·····	125
儿子的前途·····	131

把青春獻給塔里木

陳 興 國^①

一九六三年七八月間，我們一萬五千多個上海知識青年，響應黨的號召，懷着為祖國建設事業開辟新天地的雄心壯志，穿上軍裝，離別上海，跨過長江、黃河，穿過古老的萬里長城，越過一望無際的大戈壁灘，萬里迢迢奔向天山腳下的塔里木，成為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農一師的新戰士。我們的農一師，是一支從井岡山上下來的老紅軍部隊，抗日戰爭時期在南泥灣進行過轰轰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解放戰爭時期保衛過革命聖地延安，南征北戰，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革命勝利後，又在新疆的古漠荒原上舉起了砍土鎬（一種勞動工具），開發塔里木，為祖國建設起一個嶄新的農業基地。我們為自己能在這支部隊里做一名戰鬥員而感到無限自豪。我們進疆八個月來，在思想、勞動、工作上都有了許多長進，並且已經出現了一大批先進人物，在一九六三年年終評比時，上海青年被評為五好

① 陳興國同志是去年赴新疆參加生產建設的知識青年，在那里工作表現很好。最近他和農業第一師的一些同志一起回到上海，向上海人民匯報新疆的建設情況和上海知識青年在那里鍛煉成長的情況。本文就是他在共青團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的節錄。

工人、五好青年的全师有三千六百四十九人，被表扬为行军模范、劳动能手的，更是数不胜数。还有许多上海青年组成的排、班被评为五好排、班，有许多团支部被评为五好团支部。师首长对上海青年的评价很高。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这些进步，总会很亲切地联想起上海的党团组织对我们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也深深体验到农一师的党团组织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九六三年，我们刚到阿克苏的时候，当我们的车子一停，林师长、杜政委等师首长，和当地的负责同志、各族人民都亲自来街头，热烈欢迎我们。象这样盛大隆重的欢迎，在阿克苏还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欢迎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二次是欢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和英雄模范们，第三次就是欢迎我们这些支援边疆建设的上海知识青年。这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还没有作出贡献，就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我们知道这欢迎里包含着对我们多少殷切的期望。当我们到了场部、连部安居下来以后，老红军、老战士又向我们介绍部队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介绍艰苦奋斗开垦塔里木的建场历史和农场的远景规划，使我们了解光荣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激发起对农场对边疆的热爱。

开始参加劳动时，领导上和老职工生怕我们累坏，规定每天只让我们参加四小时劳动，而且都是一些象拾麦穗之类的轻活，劳动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等我们习惯后，才逐步增加劳动的分量。老职工还耐心地教我们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把好用的工具让给我们用，不好使的工具留给自己用。在生活上更是对我们关怀备至。开始时，他们怕我们吃不惯粗粮，就把细

粮让给我们吃，以后才逐步让我们吃一些粗粮。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师部、坊部还多次开了事务长会议，交流办好伙食的经验。他们考虑到上海青年不喜欢吃辣的东西，特地把我们吃的菜分开烧，千方百计使伙食适合我们的口味。为了让我们住得好，老职工都搬到地窝子里去住，让我们住新屋。天还不很冷的时候，领导上就给我们发了棉衣、棉裤、棉鞋、棉被、棉垫等。连长、指导员和老班长经常在深更半夜给我们盖被子、加煤。早上我们还没起床，他们又把滚热的洗脸水挑到我们的宿舍里。我们的衣服破了，鞋子坏了，东西脏了，指导员、老班长和他们的家属就又抢着给我们洗洗补补。我们有的同志生病了，胃口不好，他们又送来鸡蛋、面条。九坊有个女青年生病，想吃鱼，老班长知道了，就跑到河边钓了几条小鱼用油炸好送给她吃，使她感动得掉下了眼泪。逢年过节，师部、坊部和连部还专门为我们安排上海青年节日的伙食和活动。我们在那里真可以说是“每逢佳节更开心”。好多同志都说：“首长、老职工对我们的关心照顾，真是赛过了父母。”“连部就是我们的家。”

二

进疆八个多月来，上海青年在火热的劳动斗争中，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刚到新疆的时候，有些同志人在边疆心在上海，他们还留恋上海的大城市生活，留恋着自己的家庭。特别是有些小姑娘，一想起上海，想起自己的家，就会哭起来。现在情况不同了，一到连队，听到的不是哭声，而是处处充满了青年人的欢笑声和嘹亮的革命歌声。不论在劳动工地上，或会前

会后，“新疆好”、“农场就是我的家”的歌声四扬。有一个同志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对塔里木的深情厚爱：“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万里跨风尘，青年志气强。江山无限好，个个显英豪；荒原滚麦浪，沙海翻碧涛。”大家心里经常想到的是老战士曾经怎样在古漠荒原上艰苦创业，经常向往的是边疆广阔美好的前景，经常考虑的是怎样为祖国多增产粮棉，经常要求自己的是怎样为集体做好事。

我们一万五千多个知识青年，本来就缺乏劳动锻炼，许多人可以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文弱书生”，刚进新疆时也曾经闹过不少笑话，有人把小麦当韭菜，至于什么长绒棉、陆地棉更是没有听说过。尽管农场的机械化程度是较高的，但是也还有大量的手工劳动，特别是在紧张的三秋季节，劳动就更艰苦。这对我们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开始时，也有少数同志怕艰苦，怕劳动，拈轻怕重，但是经过八个月来的锻炼，这方面的情况也起了很大变化。现在如果有谁问我们苦不苦？许多青年都会说：“比起当年老红军，这点苦算不上什么。”“干革命吃点苦也没啥，越是艰苦越是能锻炼人。”“生铁在熔炉里才能炼成钢，我们只有在艰苦的斗争中，才能炼出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在劳动中大家意气风发，干劲十足，主动要求早出工晚收工，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许多老职工称赞说：上海青年真象小老虎一样。也就在这样的劳动实践中，大家逐渐培养起热爱劳动的感情。有的青年说：“战士离不开枪，我们离不开砍土镩，砍土镩就是我的枪。”当我们吃着自己劳动得来的玉米窝窝头和大米抓饭时，就感到特别

香甜；穿上用自己拾来的棉花做成的衣服时，感到特别温暖。劳动已经成为一个最光荣、最豪迈的名词，它不仅锻炼了人的感情，也锻炼了身体。原来不少青年拎着十几斤的东西也感到吃力，现在挑上百来斤的重担，也能走得满神气。有些又瘦又弱的“黄毛丫头”，现在已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农场姑娘。大家的体重都有了增加，如胜利七场的上海青年平均增加了十斤半，有些青年增加了二十斤，我自己增加了三十多斤。有不少同志做农活已能赶上老职工，有的甚至超过老职工呢！象共青团农场一连排长楼正花，她在秋收中担任突击组长的时候，一方面虚心向老职工学习技术，一方面又敢于向老职工的突击组挑战。经过艰苦的劳动，结果，五次评比，她的小组都得到第一名。以后，她又被评为场的五好工人，出席了师的万人英雄模范代表大会。有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在农场领导的帮助下，也经受住了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考验，自觉地锻炼改造自己。他们开始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财富是艰苦的，但是光荣的，自己家庭不劳而获是可耻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我们这批青年，由于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一部分人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气，有些青年不会约束自己，有钱就乱花乱用；有的青年比较自由散漫，上面开大会，下面吵吵闹闹，高兴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高兴什么时候出工就什么时候出工，对领导也不够尊敬；有的青年为了一点小事，常常吵嘴。但是，在部队“三八”作风的熏染下，革命的好风尚大地发扬起来了，出现了艰苦朴素、严守纪律、助人为乐的好

风气。很多人主动要求少吃细粮，多吃粗粮，主动争取住地窝子，有些人还在地窝子前插上红旗，写上横批对联，横批是“以场为家”，对联是“挥起砍土镩，征服戈壁滩”。许多青年虽然每月的另用钱不多，但踊跃参加储蓄，做到不乱花一分钱；听报告的时候静悄悄的，哨子一吹，说出工就出工，说开会就开会，见到领导同志也能主动起立敬礼。大家在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情厚谊，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女同志帮男同志补衣服、洗被子，男同志帮女同志挑水、背柴火；会理发的帮大家理发，会补鞋的帮大家补鞋。许多共青团员带头帮助周围青年做好事。如我们连的五十多个团员、青年就组织了补衣、补鞋、修炉子、理发等小组，利用休息日，为大家做好事。一团农场十一连团员王兰芬，收工回来总是不肯休息，主动为同志们打水，还拿出自己的津贴给连队俱乐部买毛主席著作，给生病的同志买鸡蛋，还利用工余时间，为别人洗了二百十九件、补了一百七十八件衣服。

三

我们虽然在学校里上过地理课，但是只是在到了新疆以后，才真正体会到祖国的辽阔广大。我们虽然也上过政治课，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可是，也只是在投入了实际的劳动斗争以后，才开始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①。我们农一师经过老职

①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5页。

工十四年艰苦奋斗，开垦了一百多万亩耕地，但是，还只是沾了塔里木的一点边。在塔里木，可开垦的土地就有三千多万亩，大约相当于六个上海郊区的土地面积。而我们农一师一共只有十多万人，上海郊区却有三百多万人口。

要建设这样的农业基地，靠什么呢？要靠人。人从哪里来？有很大一部分要从上海来。过去那里棉花拾到春节后还没有拾好。有些地方前年拾的棉桃，到去年七八月份我们去了以后才剥掉。为什么？就是因为劳动力不够。去年去了一万五千多个上海青年，棉花在元旦就拾好了。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塔里木一望无际的荒原，埋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那里正是我们上海知识青年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十七场四连党员陆美英原来在上海市第一女中读书时，曾七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受到市、区共青团委的表扬。她认识到农业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一九六三年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大学，就毅然参加新疆建设。到新疆后，有一次她带领全排青年拾长绒棉，分不清



顶棉、腰棉、底棉和落地棉有什么不同，把它们都混在一起，造成了大返工，影响了质量。通过实际的锻炼，她深深地感到从书本学来的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实践，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完全的知识。七坊十连厉雪英原来是师大二附中的三好学生，她在劳动中体会到，虽然读了十二年书，但是在生产斗争中等于是个“文盲”，一切要从头学起。我们体会到要在塔里木实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水利化、园林化，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是办不到的。在这方面，许多老职工对我们抱着极大的期望。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坊、连许多丰产组长都是上海青年，举办的技术训练班，象拖拉机、蚕桑、棉花、养蜂、会计训练班等，培训的对象很多是上海青年。来到塔里木以后，我们也才真正知道了社会主义的确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人以奋不顾身的艰苦劳动换来的。特别是在三秋大忙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少，都热火朝天地突击抢收，成群拖拉机不分昼夜在田野上轰轰隆隆地奔驰，许多同志都被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景象迷住了。这些日子来，我们更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①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塔里木的荒原就好比是一张白纸，她正等待着千千万万有志气的青年，拿起劳动的大笔，在她上面创作最新最美的图画。

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和沸腾的斗争生活，激起了我们对新疆的深厚感情。我们愿在祖国的边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青春献给美丽的塔里木。

^①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

上海五姑娘

刘 宝 经

农十师政干校的学生们学习了半年理论之后，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到农场进行实际锻炼。第一小组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新农场——顶山廿九团去。在那里，他们虚心学习，勤恳劳动，获得了思想劳动双丰收。这篇文章就是介绍被誉为“五朵金花”的五个上海姑娘的故事。

“庫房重地，閑人免进”

第一组九个同学四月十日到达顶山。一下车，绰号“老太婆”的张进宜突然腿疼起来了。她咬着唇，皱着眉，迈一步一咧嘴，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何文华不解其故，便象在舞台上演戏那样凑上去说：“娘，你腿疼了，我扶你走吧！”她的话逗得大家一阵嗤笑。王莲熙却没有笑，她制止了大家，因为她知道张进宜的关节炎又发作了。

她们来到团部，等了好久，才来了个女同志，说团首长都下连队去了，让她们先休息。开中午饭了，每人一个蒸馍、一碗盐开水。青年们用微笑、挤眼、吮嘴来交换意见。好象是说：啧啧，廿九团可真够艰苦。团部如此，连队该是什么样呢？

这里的确是很艰苦。顶山位于额(额尔齐斯河)乌(乌伦古河)之间,是个多风地区,因为有一个秃顶山而得名。一九五九年农十师成立之后,才派来部队打荒、平地、开犁播种的。开始时,狂风大作,难以支起帐篷;风,要把人从这里赶走,可是人民战士站住了脚,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家园。

青年们来到后,住在乌伦古河南岸的一连。指导员热情地接待过他们之后,便引着五个姑娘来到一间房子门口,深感歉意地说:“暂时住在这儿吧!过两天一定给你们腾好点的房子……”

姑娘们一看,房子门旁挂着“库房重地,闲人免进”的木牌。一进门一股霉气味儿,木爬犁和工具霸占了室内面积的四分之三,屋角一小块地面显然是刚腾出来的。五个姑娘不觉倒抽一口气,这就是她们的宿舍?这和她们在上海住惯了的温暖、清静的房间是多么不同啊!

张进宜紧锁眉头,也许是因为腿疼,但那样子好象是说:怎么叫我们住这等房子呢!

“还好,上有天窗,下有地下室。”何文华笑过一阵,便拉了别名“百灵鸟”的黄玉清,唱着“阿勒泰高峰,望着蓝天”跑了出去,好象睡不睡觉并未放在心上。

看到这些情况,指导员更感到过意不去,不住地说:“过两天一定给你们腾好些的房子,现在工人们都在地里……”见没人应声,便叫王莲熙到他房里去,想通过小组长说服大家暂时克服点困难。

王莲熙回来的时候,听到何文华、黄玉清正在隔壁教大

家唱歌。她很高兴，也随着哼起来，新的战斗生活就要开始了，这是多么幸福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啜泣声，一看，张进宜正坐在门坎上哭呢！王莲熙心里一沉！是怕困难了，还是想家了？她把张进宜扶起来问长问短，方知她的腿疼得难以支持。

夜间，王莲熙躺在铺上翻来复去地想这一天的经过，想每个人的表现，想小组的计划。午夜了，她刚闭上眼睛，又被哭声惊醒。她蓦地爬起来，点上灯，看看表，便将张进宜扶起，待她吃完药，然后将她搂在怀里，说：“进宜，疼得很吗？你这样哭隔壁会听到的……”张进宜抽噎了一阵，说：“疼是小事，我害怕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我再不哭了，决心同疾病作斗争……”王莲熙钻进被窝，久久不能入睡，她清楚地听见张进宜为忍受疼痛，咬得牙齿咯咯的响。这是多么好的姑娘啊！她被感动了，心里一热，眼泪偷偷地滚在枕头上……

五个姑娘在这一小方麦草地铺上睡过几个夜晚了。由于她们刚刚参加劳动，腰疼、臂酸，疲倦得难以抑制，所以每天头一挨枕头便闭上眼睛，一觉睡到天明。这一夜，王莲熙做了个梦，梦见春天来了，和风吹开了乌伦古河上的厚冰。河畔一片嫩绿，杨柳也舒展开腰肢。她和张进宜象燕子般的跑上河坝，一不小心，两腿滑在水里，冰水侵着肌肤，寒冷难当，她拚命大喊：“进宜，快拉我一把，快！”

“怎么，莲熙，你！”

王莲熙醒来，发觉被窝里潮湿、冰凉，脸上净是泥浆。怎么了？她定定神，这才知道天正下雨，住的房子漏了，便对张进宜

说：“进宜，快，下雨了。”

一阵骚动过后，王莲熙拿来两个脸盆，将一个放在腰间，一个放在头旁。漏雨滴滴答答，催着她们又进入梦乡。

次日，指导员一早就走进来，叫她们不要上工，留下来晒被子，并说今天一定给腾房子。可是谁也没有听从命令。到晚上，五个姑娘开了个会。王莲熙首先读了共产党员姐姐给她的信，信中有一句“不要叫西伯利亚的狂风吹没了青年人的意志”的话，对大家鼓励极大。

“对！青年人的光荣就是克服困难！指导员要叫男同志们从自己的房里搬出来，让我们搬进去，这……”

“不要说了，我们自告奋勇来廿九团，在思想上还准备住帐篷呢！可现在有房子住……”

“美满生活，要靠自己动手，怎能坐享其成，损人利己？”

“对，我们就住在这儿！我们哪里也不去。”

“浇水，女同志做不来”

时光飞快，春耕播种好象是昨天的事，那广阔的田野已经盖上了嫩黄的麦苗。

在新疆种地，水是头等重要的。别看这一望无垠的小麦挺拔兴旺，一旦缺水，只要一晌就会变得赤地千里。所以全连的棒小伙子都纷纷要求去浇水，姑娘们见男同志不够分配，便也报名参加。没想到竟遭到班长拒绝：“浇水，女同志做不来。”姑娘们早就听说过浇水困难，搞不好就会淹死小麦，冲坏土地，因而听了班长的话吐吐舌头不再言语了。独有平素不爱说话

的袁玉美着急地说：“做不来，我们可以学会的，老工人带我们嘛。”班长更严肃地说：“新疆的河水是刚从雪山上下来的，昼夜温度悬殊大，水凉着呢，女同志怎能下水？”“行，我们都很健康！”班长见袁玉美有个倔强劲，便答应让她试一试，袁玉美这才高兴得跳起来。

奇怪，这水怎么这样不听使唤？怎么光向低处流啊？眼看低处的麦苗快淹死了！可高处的还没见水。袁玉美决定堵住这个口子，另从高处开口，一铤土放上，水把土冲走了，又一铤，又冲走了。累得满头大汗，水还是不住的流，而且越流越大了。我的娘呀，在上海浇花是用喷壶的，那有多惬意呀！可在这新疆浇水真够难的。她开始生自己的气，吃了十九年的饭，连个水口子也堵不住。于是，她脱了鞋袜，跳进水里，一铤连一铤的挖呀，堵呀，浑身溅满水泥，可是口子却更大了。她正捉摸着从哪里抱些柴来，压块石头，这时“援兵”来了，班长一铤土靠口边放下，又一铤土，水就被截在毛渠外面了。

“你可找到经验了？”班长善意地问。

“是的，这水和帝国主义一样，欺软怕硬，多鏊些土，一铤就堵住了……”袁玉美有些腼腆地说。

自此，袁玉美跟着班长走前走后，看得细心，问得及时，前两天只做助手，第三天就能独当一面了，而且数量不落后，质量数第一。她总结经验说：“浇水要眼灵，手快，脚勤，预先做准备，水就听使唤。”

一天收工，五个姑娘回来了四个，独有袁玉美没回来。王莲熙给她打回洗脸水，何文华给她打来饭菜，水和饭菜都凉

了，还不见她回来。太阳下山了，院子里变得灰暗，风从河的北岸拂过来，冷清清的，使人难耐。袁玉美怎么还不回来呢？王莲熙耽心她会不会出什么危险，再不听别人“等会儿就回来”的劝告，扛起铁铤向正浇水的麦田奔去。

在昏暗里，王莲熙看到一个黑影在渠上闪动，她提高嗓音呼叫：“玉美，玉美——”

“莲熙，我在这儿——快，快来帮忙！”

袁玉美站在缺口处，身上满是泥水，脸上淌着汗珠。她见王莲熙来了，命令似地说：“莲熙，快去抱草，我准备土。”王莲熙从老远处抱来一抱发黄的麦草，放在缺口上，水一下子把麦草冲走了。袁玉美一个箭步将草重又抱起，对王莲熙说：“抱石头！”王莲熙顺从地搬来石头压住麦草，两人一齐挥铤上土，这股水才被堵在渠内。

堵住了缺口，两人荷铤回连。路上，袁玉美说：“收工后，我洗完脚，同志们已走远了。我经过这里时，听到‘嘩嘩’直响，跑过去一看才知决口了。多危险哪！只要一个晚上，这几百亩麦子就会全‘报销’了。幸亏你来了。”说着，她轻松地笑了。王莲熙听着深受感动，她将胳膊搭在玉美的肩膀上，在月光下两人一起唱起歌来。

星期天，大家都休息了。袁玉美想到小麦刻不容缓地需要水，便决定到田里去浇水。正走在路上，后面何文华也赶来了。原来何文华在上月请了一天病假，这样全年不是达不到“全勤”了吗？所以今天她便决定来浇水，不仅能补假，也能学学浇水技术。